

电话号码簿一般的出场人物，曾经在读者间激起一场“对号入座”的侦探游戏。而今书信全集发表，声浪也许比《小团圆》更大——前者毕竟是小说，后者却是字字有来历。至于其中有多少能与《小团圆》互证，在未见到书信全集之前，一切尚是个谜。

“张爱玲研究为什么一直难做，因为她人生有不少空白阶段不为人知。陈子善教授曾说，做一个作家的研究，最基本的是先确立创作年表——但张爱玲连年表也很难做，有些小说她写了不愿意结集出版，有些写过自己也忘了。”宋以朗说，

“从前张爱玲的传记，虽然有不少年代的缺漏，但创作者大都是学术界人士，写作态度严谨；而自《小团圆》以后，市面上反而一下子冒出50多本传记来，每一部都想出奇制胜，拿小说情节直接就用，甚至还会自己发挥想象杜撰——大肆渲染张爱玲去世前身着赭红色旗袍之类，看了令人发笑。”

而今书信全集出版，一方面可以丰富严谨的传记，另一方面，也让张爱玲的下一步研究变得更为一叶轻舟——“你可以专门研究她的电影剧本创作，研究她的翻译作品，研究她的英语创作……宏观微观，都是题

一切家
当都拿出来
了，他的责任
已经完美
尽到，没有
辜负当年张
爱玲的嘱托。

左下图：宋以朗发掘“出土”的张爱玲自传小说《雷峰塔》《易经》。

右下图：宋以朗最新编著的《纸短情长：张爱玲往来书信集（I）》和《书不尽言：张爱玲往来书信集（II）》。

图片提供/皇冠文化集团

目。”他说，“从前你在小说里认识一个张爱玲，后来你又在电影里认识一个张爱玲，但是现在，你可以从书信里了解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张爱玲——书信集里有张爱玲那么多条线索，抓住一条，你就能寻踪问迹，找到全新的张爱玲。”

长期以来，宋以朗总对一件事不满：“为什么大家忆述张爱玲，老是热衷于回忆她当时穿了什么衣服，人是什么样子？在演讲、讲学的场合遇到她，不应该追忆一下她当时到底讲了什么吗？”

2010年出版《张爱玲私语录》时，宋以朗曾写下不少解释文字。但这一次编书信全集，他决定不再解释——他只提供做菜的原材料，不用半成品去阉读者的味蕾，“我不给意见，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发现他们自己的张爱玲”。

从2003年回港照顾母亲发现“张爱玲遗物的箱子”到2020年，17年间，这位文学遗产执行人终于掏空了家中宝山。那些传说中有而实际上并没能发现的创作——《描金凤》、以古代中国为背景的《僵尸》《孝桥》、关于苏青与他小叔的长篇 Aroma Port、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书、赖雅遗物中张爱玲的回忆录手稿、关于“灵异”的散文、关于“人



宋以朗在香港家中（2020年6月）供图：宋以朗

虫大战”的散文……也许没有就是没有。宋以朗在书信集的序言中写道：“我这个张爱玲遗产执行者也终于可以隐退。”

在采访的尾声，他用平静的语气告诉记者：“我家里已经没有宝物了。”旁人听来伤感，但在于他也许反而是种欣慰——一切家当都拿出来了，他的责任已经完美尽到，没有辜负当年张爱玲的嘱托。

将来的“张学”，还能不能继续成为一门显学？当张爱玲被流行文化过度消费，偶像明星一般的市场定位是否会折损她的文学价值？下一个百年的张爱玲，也许仍整排屹立在书店畅销书架之上，流传在各种“张氏经典语录”甚或鸡汤式的伪“张爱玲说过”之中；又或者在成功学流行的年代被进击的正能量打得落花流水，在文学式微之中失去容身之地，重又埋没于故纸堆吃灰，等到半个世纪后被当作“2070年代的文学新人”挖掘发现，再度重见天日——皆有可能。

时代仓促之中，身为她的读者，此刻只能像她曾在《对照记》里形容自己祖父母那样，平静地说一句：“她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。”

